



名 · 家 · 推 · 荐 · 世 · 界 · 名 · 著

会飞的教室



[德] 艾利克·卡斯特纳◎著 金兰◎编译



儿童文学名家
曹文轩 安武林
大力推荐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名 · 家 · 推 · 荐 · 世 · 界 · 名 · 著

会飞的教室

[德]艾利克·卡斯特纳◎著 金兰◎编译

*The World Classic
Recommended Literatur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会飞的教室/ (德) 卡斯特纳著; 金兰编译. —长春: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14.2
(名家推荐世界名著)
ISBN 978-7-5385-7902-4

I. ①会… II. ①卡… ②金…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德国—现代—缩写 IV. ①I516.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72592号



名家推荐世界名著

会飞的教室

作 者 [德]艾利克·卡斯特纳 著
编 译 金 兰
出 版 人 刘 刚
策 划 师晓晖
责任编辑 熊晓君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150千字
印 张 14
版 次 2014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发 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 编: 130021
电 话 总编办: 0431-85644803
发行科: 0431-85640624
网 址 <http://www.bfes.cn>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ISBN 978-7-5385-7902-4 定价: 15.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431-85644803

✧ Introduction ✧

原著者简介

艾利克·卡斯特纳（1899—1974），德国现代著名的小说家、诗人、戏剧作家和新闻记者。他出生于德勒斯登。其家境贫寒，求学过程艰辛，但最后仍获得莱比锡大学的博士学位。卡斯特纳一生写了许多作品，特别是儿童文学作品享有世界声誉，使他成为一位世界闻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卡斯特纳曾于1960年荣获国际安徒生儿童文学创作奖。

杰出的人物往往要经历生活的磨砺，艾利克·卡斯特纳也是如此。他少年时家境贫寒，但他靠自己的顽强毅力，不仅完成了一般人所能企及的大学学习，而且在当时的条件下，还取得了莱比锡大学的博士学位。就在那个时代，在家境贫寒的人当中，简直不可思议。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不但让卡斯特纳赢得了社会的认可，还给了他最为可贵的东西——文学创作的灵感和素材。要知道，没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再有才华、再有知识的人也无法成为杰出的作家。

终其一生，艾利克·卡斯特纳的文学创作都没有间断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作品被纳粹列为禁书，禁止出版，已出版的作品被焚毁，他本人则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作家”，遭到各种各样的打击，甚至被剥夺了自由创作的权利。但即便是那个时候，艾利克·卡斯特纳也没有停止过他的文学创作。

艾利克·卡斯特纳没有儿女，但他却用一生来为孩子们创作作品。他的很多作品，在很长一段时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埃米尔捕盗记》《两个小洛特》《难忘1945年》等。其中《难忘1945年》还曾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而使他获得世界性声誉并最为人知的则是他的儿童文学名著——《会飞的教室》。



目录

Contents



会飞的教室

〔第一章〕

珍贵的友谊

第一节·瞧我们这些人 / 7

第二节·奇妙的飞机教室 / 13

第三节·校际纷争 / 21

〔第二章〕

营救葛洛迪

第一节·失败的和平谈判 / 31

第二节·智斗职校生 / 39

第三节·正义老师的秘密 / 45

〔第三章〕

欢乐与忧愁的交响曲

第一节·圣诞节到了 / 57

第二节·过分的玩笑 / 64

第三节·老友重逢 / 72

第四节·邬理的悲剧 / 74

第五节·坚强的戴马亭 / 84

第六节·餐馆里的琴声 / 93

〔第四章〕

阴天过后是晴天

第一节·难过的圣诞节 / 99

第二节·会飞的教室 / 105

第三节·感激的泪水 / 109

第四节·戴马亭一家的幸福 / 114



动物庄园

〔第一章〕

麦哲的演讲 / 121

〔第二章〕

动物造反 / 135

〔第三章〕

动物庄园 / 148

〔第四章〕

琼斯先生的反攻 / 159

〔第五章〕

赶走斯诺鲍 / 165

〔第六章〕

风车事件 / 175

〔第七章〕

伟大领袖拿破仑 / 184

〔第八章〕

庄园保卫战 / 193

〔第九章〕

再见，鲍克瑟 / 205

〔第十章〕

曼纳庄园复活 / 215

会飞的教室



The Flying Classroom

第一章

珍贵的友谊

第一节·瞧我们这些人

十二月初的天气，已然是十分的寒冷，大地被白雪覆盖，道路上、屋檐边，处处都是银白的雪的世界，处处萦绕着这种寒冷的气氛。吉奇斯蒙中学的校园，早已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白雪，洁白的雪上有有的地方能看到教师家养的宠物狗留下的黑乎乎的便便。

入冬以来，已下了几场雪，这场雪是目前最大的一场了。和室外寒冷的空气比较起来，闹哄哄的餐厅里显然温暖得多了。今天是星期三，一个星期的中间一天。再过两天就是周末，每到这个时候，很多学生简直有些耐不住心事等着周末假日的到来。

学生们都迅速地吃完了这顿午餐，因为将有一整个下午的自由活动时间在等着大家去消遣。值日老师一声令下，两百张椅子几乎是在同一个动作之中又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被推到餐桌底下，两百个学生形成一片黑压压的人群，个个都迫不及待地涌向餐厅大门。

“哼！这一点点饭，这一点点菜，怎么能塞饱早已是饥肠辘辘的肚子嘛！”还没走出大门，“大胃王”马提斯就一边慢慢地用手摸着扁扁的小肚子一边向身旁的好朋友邬理诉苦。看到邬理没有什么大的反应，他就提高嗓门嚷道：“喂！你手头还有钱吧，能不能借点给我？嗨，我的零用钱啊，也不知是怎么回事，说没就没了。听听我这肚子，还在咕咕地叫唤着呢，非得叫我买些面包来垫垫它不可。”

马提斯的食量大得让人吃惊，他的胃在同学中间那是太有名了，说个不好听的话，就像个无底洞，无论用什么食物，反正就是填不满。

邬理长着一头金发，身材长得既瘦削又细小，一阵大风似乎就能把他吹跑。而马提斯生就了一副健壮的身板，当然还配合着他那大得



惊人的食量，这让邬理很是羡慕。

邬理总是那样，很大方地从口袋里摸出钱来，捏成一团，递给马提斯。邬理是贵族后裔，他口袋里，呵呵，总是有而且似乎永远有花不完的零用钱。

“不过，我提醒你一下，现在，不能就这么径直迈出校门。万一，万一，要是被高年级的纠察队注意到了，把你逮个正着，到时候，你可就吃不了兜着走！”

“这你就放心好了，我早就练习好了对策，看我的就是了！”马提斯用力拍着胸脯，满脸夹杂着自信的笑，低声说道。

“吃饱了，就别忘了事了，待会儿要排演。还记得时间吧？下午一点半，是在体育馆集合。体育馆，知道吧？”

“唔！”马提斯手里捏着钱，一边回答，一边迈开大步，用眼看着校警卫室，笔直往校门的方向走去。

当然，马提斯不是傻瓜，做这样的事，他蛮有经验。他从不会选择光明正大地走出校门的方式，而是悄悄地蹑进校门旁边，那里有一处属于他自己的秘密通道。走过那段平常人们不大注意的通道，翻过一段低矮的墙头，然后直直到面包店去。

目送着马提斯的身影越走越远，邬理折过身来，慢慢地踱向体育馆。昨晚一整夜的大雪使校园地面上积雪盈尺，学生们似乎永远有着用不完的力气，一个个精力充沛地打着雪仗，有时雪球飞进学生们的衣服领子里，立即爆发出一阵猛烈而快乐的笑声，似乎在告诉同学，那是一种一般人难以得到的享受。堆雪人的学生，把大雪球滚得越来越大，大到几个同学再也推不动为止。

有些高年级的同学，站在大树旁边，等到有同学走过时，故意使劲地摇晃树干，让树顶上的雪块纷纷扬扬散落到路过的同学身上。他们那些人的诡计一旦得逞，立即就爆发出震耳的笑声来。

对于同学们兴致勃勃的恶作剧，邬理向来敬而远之，他一眼就看穿了同学们的计谋，大老远便开始绕路，避开那些树下站着人的地方。让邬理没想到的是，他这样绕道走，竟然走到了他最怕面对的一个带



点邪气的地方——校园旁边的小山冈下。

这是一座荒无人烟的小山冈，蔓草遍野，用“人迹罕至”这个词来形容一点儿也不为过。据说，这座小山冈的山顶，在古代，那是用来处置犯人的刑场。

正是因为它离学校路近，因此，在学生中也就形成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在毕业前夕，每年学生一定要单独爬上这座小山，从山顶带回一块具有象征意义的石头来，才算通过考验。

“哼！这有什么可怕的，就是在山顶弄顶帐篷去露营一宿，我也敢啊。”

“你单独一个人吗？”

毕业班的几个学生，正坐在山下那些大小不等的石头上，望着白雪皑皑的山顶，高声地讨论着如何上山接受那场特殊考验的事。虽然自己离毕业还有两年的时间，足够培养出勇气与胆量来，但邬理一望到那寒风凛冽的山峦，从内心深处就冒出一股寒气。有没有胆量参加这个考验，对这一点，他实在没有把握。一想到茅草满地的山路，一想到阴森森的树丛，一想到血渍四溅的刑场，一想到脑袋搬家的尸体，他就不禁毛骨悚然，双脚不由自主地加快步伐，一直往前走。

经过学校宿舍时，他碰到了玩累了的同学，有的人打算回寝室睡午觉，有的人准备去写信，用功的同学准备到自习室那边去温习功课。

当邬理朝天空中望去时，突然，他的目光被一幕奇异的景象吸引了——在宿舍四楼的墙壁上，那高高的半空之中，居然有一个人，像蜘蛛一样从这个窗口一步一挪地爬向另一个窗口。

“喂！葛普勒，加油，加油呀！”

呐喊声是从宿舍前的院子里发出的，邬理朝那边望过去，只见那里已经聚集了男男女女一大群人，对着墙壁上的冒险行动，大家喝醉了酒一样，兴奋地又喊又叫，还指指点点。

宿舍楼的每个房间都有一扇一人高的窗子，那是用来通风和采光的，平时大家无聊时站在窗口望望校园里的景色，倒也是一件让人惬





意的事。窗沿上下各有一块小小的突出来的横木，那横木除了装饰窗户外，并不起实际的作用。虽然横木嵌进了墙体，但是天长日久，已经不牢固了。

“冒险家”葛普勒小心翼翼地抓着横木，手脚并用地向前挪位置，看得出，他在努力地保持身体平衡（窗沿的横木那样窄小，要站在那上面保持平衡，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葛普勒每挪一步，地上的人，特别是女生，就发出一阵惊呼或尖叫。

由于葛普勒的脸朝向墙壁，地上的人看不到他或是惊恐或是夸张的任何表情。

邬理屏住气，凝神地看着，手掌心禁不住渐渐地冒出汗水来，他的心跳得越来越快，生怕葛普勒一不留神，从四层楼高的窗沿摔到硬邦邦的地面上来。

终于，终于，葛普勒成功地跨过了最后一个窗户，只见他没有丝毫的恐惧感，身手敏捷地从窗沿跳到四楼的大阳台。

“好棒呀！牛人啊！”

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高声的喝彩。葛普勒站在阳台上，感觉就像一位凯旋的英雄一样，笑容满面地接受大家的欢呼。

虽然只是为葛普勒捏了一把湿漉漉的冷汗，但这一把冷汗似乎深深地流到了邬理的心里。那惊险的一幕，像硬木板里钉进去的长铁钉一样，无论如何也取不下来了，深深地、深深地印在了邬理的脑海里。

邬理冷汗涔涔地走到体育馆前边时，马提斯正啃着面包，姚尼和戴马亭一伙已经在那儿等着他了。

戴马亭是班长，不但管理班级的行政事务，而且各门功课也一向是名列前茅，在整个学校里，他还是位小有名气的绘画高手。这次的舞台设计，道具与布景，都是他一手操办的。

至于姚尼，那更是……

这出圣诞剧，他任编剧。圣诞剧与编剧姚尼的身世之间，有着深厚的关系呢。说起姚尼的身世来，那可是要大费口舌了。

姚尼的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美国人。这两个异乡人，在美国的





纽约市喜结良缘，然而，生下姚尼之后，却在感情上出现了深深的裂痕。在一个夜晚，他母亲狠心抛下他们父子俩，只身一人离家出走，再也没有回来了。

姚尼一直过着没有母爱的生活。父亲一边工作，一边拉扯着他。在他四岁那年，一个周末，劳累不堪的父亲把他带到纽约港口。父亲牵着他的小手，亲口告诉他：“爷爷、奶奶都居住在德国的汉堡市，那里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你去那里和爷爷、奶奶居住一阵子。爸爸目前实在是忙，等到爸爸有了办法，再去接你回到美国来。”

父亲一边说着，一边在姚尼瘦小的脖子上挂上一张厚纸板，纸板上写着爷爷、奶奶的姓名。父亲为他买了一张开往德国汉堡市的船票，然后带着他去见船长。

“船长，麻烦你把这个孩子带到德国汉堡市，他的爷爷、奶奶会准时到码头来接他回家的。”

姚尼虽小，但看上去既懂事又可爱，他也喜欢在船上到处跑跑。看到他的乘客个个都喜爱他，还照顾他，送好吃的甜点和果酸味的饮料给他。船长亲切又和善，只要他一有时间，就把姚尼留在自己的船长室，轻声细语地讲海上的冒险故事。

看到姚尼从东头走到西头，乘客们常拿他开玩笑说：“你真幸运呀！小小年纪就有机会坐船横渡大西洋了！我可是长到这么大才有横渡大西洋的机会哟。”

大船在海上整整航行了一个星期。在一个艳阳高照的午后，终于抵达了德国汉堡市的港口。码头上接船的人潮熙来攘往，船长十分尽责，他把姚尼扛在自己的肩上，在接客的人流中寻找着来接他的爷爷、奶奶。船长有时甚至把小姚尼举过头顶，希望他的爷爷、奶奶能够看见他。可是人潮渐渐散去，一直等到夕阳下山，热闹的码头变得空荡荡的，只剩下疲倦不堪的姚尼和不知该如何是好的船长。

第二天，第三天，爷爷、奶奶始终没出现。姚尼虽小，心中却明白，他心中的爷爷、奶奶永远也不会出现了。船长拿着那个纸板四处打听，得到的消息是，去年他们就已经过世。显然，姚尼的爸爸是有



意遗弃小姚尼的。好心的船长无计可施，只得把姚尼带到自己的妹妹家。船长的妹妹叫玛丽。玛丽虽然结婚很多年，却一直没有生孩子。玛丽非常疼爱哥哥送来的姚尼，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抚养着。船长每次回德国时，即使再忙，也会抽出时间来看望姚尼。

虽然得到了很多人的关爱，得到了玛丽妈妈一般的疼爱，但是在纽约港口，爸爸放开他手的那一幕，日日夜夜缠绕在他的心里，有时夜半醒来，他会突然惊出一身冷汗。那一个又一个噩梦，似乎成了他心沟沟里永远无法治愈的伤痛。

姚尼的多愁善感，在班级里那是无人能够匹敌的，这使得他在文学方面有很大的发挥空间，姚尼的语文老师很快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并鼓励他立志将来当个作家。

即将上演的这出圣诞剧，那是姚尼在放假期间留在学校时动手开始写作的。开学以后，有一次，语文老师在无意中发现他未来得及完工的文稿，在认真地阅读之后，给了他很高的评价，鼓励他继续完成这部剧作，并且建议他将它搬上舞台演出。

“一定会在全校引起轰动的。”老师信心十足地支持他说。

第二节·奇妙的飞机教室

在戴马亭率领下，参加排演的同学兴高采烈地走进体育馆。一边走一边听到从里面传出震耳欲聋的音乐声，整个体育馆的大厅似乎都在振动。

“毕业班那些无聊的同学又在跳无聊的探戈！”塞巴修面露不屑。

被大家称为美少年的戴奥德坐在钢琴前，手指在钢琴的琴键上飞扬。在他的旁边，十几个高年级学生，两个两个一组，正在扭动着腰肢，转动着腿脚，在那里练习探戈舞的一种时下流行的最新跳法。

吉奇斯蒙中学是全男生的学校，没有女生，那些扮演女生的学生则要故意扭动腰肢，装出女生的模样。而那些做作出来的女式的动作，看了令人禁不住要捧腹大笑。戴奥德负责弹钢琴，他一看到走进一群



人来，就露出一脸很不高兴的样子，一双手对着琴键乱敲乱打起来，发出的声响叮叮当当，要多难听有多难听。

“对不起，我们要排演节目，可不可以请你们先停一会儿？”戴马亭客客气气地对戴奥德说。

“胡说八道，没看到我们练习得正过瘾吗？站到一边去吧，等会儿才轮到你们。”戴奥德看都不看戴马亭一眼，似乎对着天说话，那副态度十分的傲慢。

“培克老师亲口答应过我们，每天中午的时间，安排给我们排演剧目，前面的布告栏上也是写得清清楚楚的啊。”

“哼！”戴奥德从鼻腔里发出嗡嗡的声音来。

戴奥德继续叮叮当当敲打着琴键，一副置之不理的派头。戴马亭涨红着脸，两只手紧紧地握起了拳头，用眼瞪着戴奥德，满脸都是怒气。郭理最不喜欢吵架，更不喜欢在打架的场面掺和。他的心里七上八下，眼睛四下里张望，似乎在寻找救命的稻草，那情形，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赶紧溜走。

马提斯一看就知道他的小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便伸手过去，一把抓住他的臂膀，压低了声音，沉着地告诉他：“这个时候，谁也别想溜掉，知道戴马亭需要什么吗？他需要我们助阵，壮大声势。因为我们是正义的，这会儿是老师安排给我们的正当排演时间。”

有几个高年级学生察觉到情况变得不妙，他们停下了舞步，把戴马亭团团围在中央。戴奥德那张俊美的脸上显出得意的笑容，一双白皙的手仍在琴键上傲慢地游走。

戴马亭一把就推开了一位围住他的人，快步走到钢琴前，不管三七二十一，“啪”的一声迅速把琴盖盖上。钢琴声突然停止了。戴奥德的十只手指还在琴键上爬呢！琴盖夹住了他的手指，痛得他哇哇大叫。还在跳舞的人这下子全都停了下来，惊愕地回过头，看着他们俩像一对搏斗的公鸡。

“不要以为年级比我们高，就可以不讲理。如果不服气，去向培克老师告状好了！”戴马亭凛然一副义正词严的样子，一点儿也不畏惧。





“好！咱们走着瞧。”戴奥德摩撑着发红的手，龇牙咧嘴，脸色一会儿青一会儿白，一面恶狠狠地说。

塞巴修、马提斯立即彬彬有礼地推开体育馆的那扇大门，刚才还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高年级学生这下子个个都低垂着头，悄无声息地走出了体育馆。

“哇！你好棒呀！居然吓跑了这些平日里总想欺侮我们的高年级学生！”对这位功课总是保持第一的班长，邬理一向敬佩有加，这下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好了！不要浪费我们宝贵的时间了，我们开始排演吧！”戴马亭下令。邬理吐吐舌头，赶紧去道具室里拿那些早已准备好的道具。

今天要排演的剧目，剧本就是姚尼编写的，剧目的名称叫《会飞的教室》。很多学生，总是对教室，这样一个大家天天学习兼生活的地方存着各种想象。譬如说，假如教室像座电影院，或者像个游乐场，等等。在姚尼的幻想中，教室居然是一架大型的飞机，在老师的带领下，学生们坐着飞机来到书中所提到的那些世界有名的历史古迹之中，来到那些特殊的地理景观之中，大家对这些历史留下的古迹进行实地观察，对这些奇妙有趣的地理景观，也加以细致观察。这样一来，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就会大大地提高，所学知识印象直观而深刻，学习效果肯定是非常的好。可以说，在姚尼那富于幻想的心目中，这是最理想的教学模式了。

塞巴修担任“老师”的角色，他戴上假胡子道具，面相严肃，有时还带着一份自信的微笑，那神态，那模样，看上去还真是蛮有老师的派头！

“课本上的知识，比较抽象。现在，我们将经过一段特殊的旅程，在这次行程中，同学们将实地观察，切身感受，学习将变得妙趣横生，而且能够加深记忆。”这是一个开场白，姚尼灵机一动就想出来了，他打算用这些话，引起老师的注意，引发同学们的兴趣。

戴马亭手绘了一幅巨大的飞机布景。飞机被他画在白色厚纸板上，为了做三个螺旋桨、三个发动机和一道活动门，戴马亭费尽了心思。

